

水色与茶烟

□ 张博

一、竹影

武夷山初秋的阳光不甚毒烈，金闪闪地洒在水面上，无数光斑时不时让人感到有点刺眼。竹筏转过弯，两岸的“红绿”便围拢过来。红褐色的山体陡峭，顶上覆着茂密的绿树。山不语，静观我们从它脚下经过。

撑筏的陈师傅五十来岁，看我一直握着林远的手，咧嘴笑道：“姑娘，坐稳了。九曲溪的水，不哄人，但也不亏待人。你待它老实，它就载你舒坦。”我撇嘴：“说得跟谈对象似的。”

陈师傅嘿然一笑，竹篙轻点岸边，竹筏便离了石阶，微微晃动。我脱了鞋，将脚探入水中。哎哟，凉！却极舒服。溪水从脚趾缝间滑过，似有人轻轻挠痒。林远这才抬头，眯眼望着溪水：“这水……真清。”确是极清。水底鹅卵石分明可见，青的、白的、带黑纹的，还有银梭似的小鱼穿梭其间。水流不急，缓缓推着竹筏前行，哗啦哗啦，声虽不大，却听得真切。

“这叫丹霞地貌。”陈师傅道，“红石头，绿帽子。”

林远忙记笔记，钢笔在纸上划拉作响。

我问：“这山，能长茶吗？”

“能。”陈师傅点头，“大红袍，

就长在那几棵老树上，岩缝里钻出来的命。”

“岩缝里？”我伸长脖子看，“那不缺土？”

“它不要土。”陈师傅笑了，“它要的是雾，是露，是石头里的矿物质。人觉得苦，它觉得甜。”

我咂咂嘴：“还挺讲究。”

竹筏又拐过一弯，水声忽小。前方一块大石横在溪中，水从旁绕过，慢得几乎不动。

“这叫‘金龟听法’。”陈师傅说，“传说古时有只千年金龟，游到这里，听山神讲道，听得入迷，就化成石头了。”

林远眼睛一亮：“民间传说！生态智慧！这得写进小说里。”

我小声嘀咕：“讲啥道？茶叶种植技术？”

陈师傅未理我，竹篙轻点石头，竹筏滑了过去。

水又急了。阳光斜照，水底石头如铺了层金箔。

我的脚仍在水中晃荡。忽有一条小鱼游来，啄我脚趾。“哎！这鱼还吃人！”我缩脚。

林远举着相机：“别动！别动！生态互动！珍贵画面！”

“珍贵什么呀！”我踢他，“它咬我！”

陈师傅回头：“它不咬，它

亲你。这儿的鱼没见过生人脚，好奇。”

我低头看，那小鱼又凑上来，尾巴摇摆，似在跳舞。

我笑了：“嘿，还挺热情。”

竹筏继续前行。山愈高，水愈绿。偶有鸟鸣自林中传出，白的、蓝的，一闪即逝。林远收了相机，掏出保温杯，拧开盖，茶香飘出。“你带茶了？”我抢过来，“大红袍？”

“武夷岩茶，中火。”他得意，“特意带的，等会儿在茶室，跟你们斗一斗。”“斗茶？”我嗤笑，“你那水平，斗不过人家卖茶小妹。”

“你懂啥。”他抿一口，“这茶，喝的是山场气韵。”我学他腔调：“喝的是山场气韵。”

陈师傅在前头笑：“你们城里人，喝茶喝出哲学来了。”“不是哲学。”林远认真道，“是生活。”

我未接话，望着水。水中映着山与天，还有我们的小小竹筏，如一片叶子。忽然想起什么：“师傅，这竹筏，天天走？”

“走。”陈师傅点头，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除了暴雨涨水，不停。”

“累不？”

“累。”他实话实说，“可这水，你不走，它也流。你走，它载你。不走白不走。”我点头。

竹筏又拐过一道弯。眼前豁然开朗，水宽山退，岸边几棵老樟树，树下摆着竹桌。

“到站了。”陈师傅收篙，“岩骨花香漫游道，从这儿走。”

我跳下竹筏，脚踩在石头上，凉丝丝的。林远背着包跟在后头。

“走吧。”我说，“找大红袍去。”他应一声：“走。”

二、茶香

我们沿石板路上山。路不宽，两旁是茶园。茶树不高，一排排绿油油的。有采茶妇女戴斗笠，弯腰摘叶，动作极快。

“现在还在采茶？”我问。

“秋茶。”林远懂一点，“武夷山，春茶秋茶都采。”

“那不累死茶树？”

“不会。”一旁传来声音。是个穿蓝布衫的女人，四十岁上下，手提竹篮。

“您是茶农？”林远问。

“种茶的。”女人笑笑，“我姓吴，村里人都叫我吴姐。”

“吴姐好！”我热情招呼。

吴姐点头：“你们去母树大红袍？”

“对！”林远赶紧说，“听说只剩几棵了？”

“六棵。”吴姐说，“国家保护，不采了。但茶种传下来了，市面上的大红袍，都是它的子孙。”

“那……还能喝到真味吗？”林远一脸求知欲。“能。”吴姐笑了，“茶树的命，在根里，在岩里，

在雾里。只要山在，水在，味就在。”我插嘴：“那为啥母树不采了？”“让它活。”吴姐说得简单，“人要喝茶，也要让树活。树活久了，才有灵气。”林远若有所思地点头。

吴姐看看天：“太阳要躲了，你们快去吧。看完茶，来我茶室坐坐，喝口热的。”“一定！”我痛快答应。吴姐提篮转身，身影很快消失在茶树后。

我们继续上行。路愈加陡，石阶一级级，爬得人喘。终于到一块平地。前立牌子：母树大红袍保护区。再往前是铁栅栏。栏内几棵老茶树，歪扭斑驳，如老人手背的青筋。“就这几棵？”我有点失望，“看着也不起眼啊。”“不起眼？”林远瞪我，“这可是茶中之王！”

“王也有老的时候。”我说，“你看它，都站不直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一旁穿制服的护林员走来。“游客同志，”他说，“请不要靠太近。这树，六百多年了。”“六百多年？！”我吓一跳，“比明朝还早？”护林员点头：“从明初活到现在。以前每年采个一两，拍卖，能卖几十万。”“一两？！”我咋舌，“那不比金子还贵？”“金子没它香。”护林员说，“可现在不采了。让它安度晚年。”

我看着老树，忽觉它们可怜又了不起。活了六百多年，被人围着看，连叶子都不能摘。林远掏相机想拍照。护林员拦下：“不

能开闪光灯。对树有影响。”林远赶紧关了。我们就在栏外站着看。树不语，风吹过树叶沙沙响。

“你说……它知道我们来看它吗？”我小声问。林远摇头：“不知道。可它知道风，知道雨，知道这片山。”

我没再问。看了一会儿，我们转身下山。

天果然阴了，风也凉了。吴姐的茶室在半山腰，小木屋门口挂着布帘，写着“吴家茶坊”。

推门进去，暖烘烘的。炉上铁壶咕嘟冒热气。“来啦？”吴姐正摆茶具，“坐。”

我们坐下。她拿出紫砂壶和小杯。“先喝口暖的。”她倒水烫杯，动作麻利。热茶端上，琥珀色，香气扑鼻。我端起就喝，烫得直哈气。“慢点，”吴姐笑，“这茶，要品。”“品啥？”我吹气，“不就是解渴？”“解渴是粗喝。”吴姐说，“品，是听茶说话，只是你们年轻人没这个闲工夫。”

林远苦笑：“是啊，写稿、开会、应酬……忙得忘了自己姓啥。”“姓啥不重要，”吴姐说，“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停下来，看看天，摸摸树，喝口热茶。”我点头：“有道理。”吴姐笑了：“没道理。这就是日子。”我们喝完一壶茶，天快黑了。风从门缝钻入，带着湿气。

“要下雨。”吴姐起身关窗，“你们住哪儿？”“生态示范区的民宿。”林远说。“不远，”

吴姐指路，“顺这条路下去，第三个岔口右拐，红顶房子。”

“谢谢吴姐！”我起身，“茶好喝，人更好。”吴姐摆手：“茶是山给的，人自己活的。”我们道别出门。

雨果然下了，不大，细密地打在树叶上沙沙响。我们打伞沿石板路下行。林远忽然说：“今天……没写一个字。”

“那咋了？”我问。

“我是作家啊。”

“作家就不能歇着？”我推他一把，“你整天写写写，人都写木了。今天看山，看水，喝茶，不比写强？”

他不说话，但笑了。雨中的山黑乎乎的，却能感到它的呼吸。水从石上流下，汇成小溪，叮咚作响。

民宿是二层小楼，木结构，院里种竹。老板娘是胖大姐，热情道：“来啦？饭菜热着呢，先吃饭，再泡脚，早点睡。明天爬天游峰，费腿。”我们应了。

饭是家常菜：竹笋炒肉、溪鱼炖豆腐、野菜汤。米饭是山里米，香。吃完，老板娘端来两盆热水，放了草药包。“泡脚。”她说，“祛湿，活血，明天腿不疼。”我脱鞋泡脚，热乎乎，舒服得直哼哼。

林远泡着脚，望窗外的雨：“你说……这山，这水，这茶，要是没了呢？”

“能咋没？”我甩脚，“国家公园，保护着呢。”

“可人要发展。”他说，“旅

游多了，人多了，垃圾多了，水还能这么清？”我愣了下：“那……那就管住呗。像陈师傅，像吴姐，像这老板娘，不都靠这山吃饭？他们能毁？”

林远点头：“是。靠山吃山，也得养山。”

“对啊。”我灌一口热水，“绿水青山就是他们的金山银山。这话不假。”

他笑了：“你倒会说。”

三、山顶

天未亮，外面就有动静。

我开门出去，问：“大姐，这么早？”

“早？”老板娘抬头，“这都六点半了！你们年轻人，睡得跟冬眠似的。”

“我们咋儿走了好多路，”我揉眼，“累。”

“累也得早起。”老板娘说，“山里规矩，日出而作。你看那雾，再过一小时就散了，拍照最好。”

我抬头，果然山腰缠白雾，如纱巾。

“您天天扫？”

“扫。”老板娘点头，“落叶，鸟粪，小树枝。不扫，客人踩着脏。”

“不雇人？”

“雇啥。”她笑，“我男人在茶园帮忙，儿子在镇上读书。家里就我，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“不累？”

“累。”她实话实说，“可这院子，我扫干净了，客人看着舒服，

住得踏实。他们舒服了，下次还来。我这小生意，就活了。”我点头。

她扫完直起腰：“去洗漱，早饭马上好。”

我和林远洗漱完，早饭上桌：米粥、咸菜、煎蛋、烤红薯。

“没肉？”林远问。“早上清淡。”老板娘说，“爬山耗力气，中午补。”我们吃得香。饭后，老板娘递来两个布袋，说：“路上渴了，装水。”我接过：“您想得真周到。”

天游峰在山的另一头，得先坐景区电瓶车。车上人不少，有老有少。导游拿着喇叭：“……天游峰海拔四百零八米，但台阶一千八百二十八级，号称‘武夷第一险’……”我听着就腿软。

林远却兴奋：“一千八百多级，正好锻炼！”“你锻炼，我受罪。”我嘀咕。

车到山脚，我们下车。抬头看，山直拔上去，石阶如灰线缠在山腰。

“走不走？”林远问。“走呗。”

我叹气，“来都来了。”我们开始爬。起初还好，石阶平缓，两旁树木葱郁，鸟鸣欢快。爬到三百级，我喘上了。“歇会儿。”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。

林远还站着：“你太虚了。”“你才虚！”我瞪他，“我背包，你爬山，公平吗！”“背包不重！”他辩解。“重不重你心里有数。”我掏出水壶喝水。

水是老板娘给的，温的，喝下舒服。歇五分钟，继续爬。越

往上，台阶越陡。有的地方得手脚并用。“哎哟，这哪是爬山，这是上刑。”我扶栏一步一挪。林远在前头，回头笑：“快到半山亭了，加油！”“你再笑，我扔水壶砸你。”我骂他。

他赶紧闭嘴。终于到半山亭。小木棚卖水、冰棍、纪念品。我冲进去买瓶矿泉水，拧开就灌。“慢点！容易呛。”林远拦我。

“呛死也比渴死强。”我一气喝半瓶，坐下腿直抖。卖水大姐递来湿毛巾：“擦擦汗，别着凉。”“谢谢啊。”我接过擦脸。林远去问路：“到顶还有多远？”“四百级。”大姐说，“慢慢爬，别急。”“四百？！”我一听就炸，“还有四百？！”“小姑娘。”大姐笑着说，“山不跑，你急啥。你慢慢爬，山也慢慢长。爬到顶，风景不会少你的。”我愣了下：“山也慢慢长？”“长啊。”大姐指岩壁，“你看那石头，一年长一层青苔，十年长一棵树。山比人有耐心。”我看岩壁，果然青苔绿绿，还有小树从缝里钻出。“有道理。”我说。大姐笑：“没道理。这就是山。”我们歇够继续爬。这四百级反而不那么难了。我知道它就在那儿，急也没用，就一步一步踩实。

终于到顶了。山顶是平台，围着栏杆。放眼望去——

我合不上嘴了。山一层层，绿的、青的、灰的，铺到天边。

九曲溪如银带弯弯曲曲缠在山脚。远处村庄、田地、公路，小小如玩具。风大，吹得衣服哗哗响。“值了。”林远站在我旁边，声有点抖。“嗯。”我说不出话。我们靠栏站着，看，不说话，就看。看一会儿，林远掏本子想写。我按他手：“别写。”“干啥？”“看！”我说，“用眼睛看，用心记。写出来，就不是这个味了。”他犹豫一下，收起本子。

站得累了，我们找石头坐下。林远忽然说：“你说……这风景，能卖钱吗？”“当然。”我说，“门票、住宿、导游，都是钱。”“可钱多了，会不会变味？”他问，“人多了，垃圾多了，山还这么干净吗？”

“那得看人。”我说，“像老板娘，像吴姐，像陈师傅，他们靠山吃饭，肯定护着山。要是来个开发商，盖酒店，修索道，乱挖乱建，那才毁。”

林远点头：“对，发展得有底线。”

“底线就是山还在，水还清。”我说，“只要这个在，金山银山就源源不断。”他笑了：“你今天哲理一堆。”

“我不会哲理。”我说，“我就觉得，这山、这水，让人踏实。比城里那些高楼，让人心里静。”

我们坐到太阳偏西才下山。下山比上山累，膝盖疼。我一步一蹭。林远也不笑话我了，默默

扶我。

回到民宿，老板娘正在院里晾衣服。“回来啦？”她问，“累坏了吧？”“累瘫了。”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“泡脚。”她端来热水，“今天加了艾草，活络筋骨。”我脱鞋就泡，舒服得直哼。林远泡脚，忽然说：“大姐，您这民宿，做了几年了？”

“八年了。”老板娘说，“以前在镇上卖杂货，后来景区开发，鼓励我们办民宿，我就回来拾掇老屋。”“赚头咋样？”“够花。”她说，“儿子上学，老人看病，家里开销都够。比打工强。”“没想过扩大？多盖几间房？”“不想。”老板娘摇头，“多了，我就忙不过来。忙不过来，就顾不上干净，顾不上热乎。客人来了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下次不来。我这小本生意，就垮了。”林远若有所思。

我问：“那您觉得，这国家公园对您家有啥影响？”

老板娘想了想：“路修好了，电通了，网也快了。以前山货卖不出去，现在网上能卖。最重要的是——”她指山，“山更绿了，水更清了。小时候我在这山里跑，后来砍树的多，山秃了。现在不让砍了，树又长起来了。”

“您支持？”

“支持。”她答得干脆，“山好了，我们日子才好。绿水青山，就是咱的饭碗。”我和林远对视一眼，都没说话。

晚上,我们吃的是山药炖鸡、炒蕨菜、凉拌木耳。饭后,老板娘拿来一包茶:“自家炒的,带回去喝。”“这怎么好意思。”林远推辞。“拿着!”老板娘塞过来,“不是啥贵东西,就是一点心意。”我们收下。

四、尾声

夜里,雨又下了。我睡不着,听雨声,想今天爬的山,看的景,听的话。这山,不只是风景,是活的。

睡到半夜,我醒了。我站着,看天。忽然,旁边的门开了。老板娘走出来,穿着睡衣,手拿搪瓷缸。

“你也睡不着?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我说,“出来看看。”

她走过来站我旁边:“山里的夜,好看吧?”

“好看。”我点头,“城里看不见这么多星星。”

“城里光多,遮住了。”她说,“这儿,晚上灯少,星星就能出来。”我们并肩站着看。

“你男人呢?”我问。

“在茶园值夜。”她说,“秋茶要防霜,夜里得烧点烟,暖和点。”

“您一个人?”

“习惯了。”她说,“儿子小的时候,我也是一个人带。现在他大了,去读书了。我守这院子,守这山。”

“不闷?”

“闷啥。”她笑,“有树,有鸟,有客人。每天都一样。”

“要是哪天,没人来了呢?”

她愣了一下,然后说:“那我就种菜,养鸡,过日子。山在,我就不怕。”我没再问。

她喝口缸里的水:“你和你男人,感情好不?”

“还行吧。”我说,“他整天写东西,闷。”

“写东西的人,都闷。”她说,“可闷人有闷人的好处,踏实。”

“您男人呢?”

“他话少。”她说,“可他做事,我放心。茶园的事,家里的事,他都扛着。”

“那您幸福不?”

她没立刻答。过了会儿,才说“幸福不幸福,我说不清。但我觉得——”她指山,“我站在这儿,脚踩着地,头顶着天,心里踏实。这就够了。”

我点头。我们又站了一会儿。她看天:“月亮要落了。回去睡吧,明天还得走。”

“您也去睡。”

“等会儿。”她说,“我听虫叫。”

我笑了:“您还听虫叫?”

“听啊。”她说,“蟋蟀,纺织娘,还有树上的蝉。它们叫,山就活着。”我静下来,果然有虫鸣,细细地从四面传来,如唱歌。我听了一会儿回屋。林远还在睡。我躺下闭眼,脑子里是星星、虫鸣、老板娘的话,踏实。

第二天,我们退房。

老板娘送我们到门口:“走好。

常来。”“一定!”我抱抱她,“茶好喝,人更好。”她笑:“山好,人就好。”

我们下山回程,路上,林远一直没说话。快到车站,他忽然说“我决定——不写那本书了。”

“啊?”我惊讶,“你不是说要写‘新时代乡土叙事’?”

“写了,”他说,“但不是用笔。”

“那用啥?”

“用眼睛,用脚,用心。”他说,“那些故事,不在纸上,在山里,在人身上。我写出来,反倒假了。”

我笑了:“你终于明白了。”

“明白啥?”

“明白啥叫生活。”我说,“作家不是造梦的,是记梦的。可梦,得先活出来。”

他看我:“你什么时候成哲学家了?”

“我不是哲学家。”我说,“我是爱说实话。”他大笑。

车来了。我们上车坐下。车开动,山慢慢后退。我最后看了一眼武夷山。它静立着,绿着,像什么都没变,又像说了所有。

我知道,我会再来。因为这儿的水,清得照见人心;这儿的茶,香得记住乡愁;这儿的人,活得踏实,像山一样。而这一切,就藏在那句最朴实的话里: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不是口号,是日子。[张博](#)

(张博,自由撰稿人)